

全民阅读

故事滋养儿童

□李海燕

“童话”在中国的首次登台始于光绪三十四年（1908），商务印书馆“童话”丛书创立，由孙毓修编译。但这个时候的“童话”并非今天所说的童话，以我国的文史故事和编译的域外儿童文学作品为主。孙毓修编译的77种中，有29种中国历史故事，48种国外民间故事和名著，后来，茅盾、郑振铎进行续编，成为“童话”丛书102种。周作人、茅盾、郑振铎、冰心、赵景深等都受到过它的影响。

阅读童话是在体验幻想的乐趣。幻想，是童话区别于其他的儿童文学题材的标志特点。童话充满了戏剧化的元素，童话里的世界是幻化的、超现实的，为儿童带来无限的惊喜。童话对人物进行简单的描绘，得出朴素的道理。有些童话中仍然保留了成人看起来比较猛烈的内容，想要表达惩恶扬善、敢于冒险的精神。

英国作家沃尔特·德·拉·梅尔讲述小时候阅读童话的体验：

好的故事不一定是那些令人愉快的故事……即使是一个悲伤、悲剧甚至恐怖的故事、图画与诗歌，它也能够哺育想象力，唤醒心智，让心灵变得强大，让人们发现自我。它也许让我们悲伤、不安甚至震惊，但依然让我们回味无穷……

寓言的篇幅短小，情节简单，其目的在于劝诫、讽刺，寄托深刻的哲理和教训。寓言故事由喻体和本体两部分构成，故事是喻体，寓言所阐明的教训和哲理是本体，如古希腊的《伊索寓言》、法国拉·封丹的《寓言诗》、克雷洛夫的《克雷洛夫寓言》、古印度的《五卷书》。我国的《庄子·寓言篇》等，以及墨子、荀子、韩非子的著作中都可以看到寓言故事。柳宗元的《三戒》、罗隐的《说天鸡》、苏轼的《日喻》、刘基的《卖柑者言》都是寓言体裁。

小孩子没有不喜欢听故事的。我们从小所听的故事，开头以“从前”开始，结尾以“从此”结束。这个故事总是来自远方、远古，故事中的人物脸谱分为两个极端，对比强烈，奇迹发生在幻化世界中，跳脱于平时的生活，经过一遍又一遍的传诵，又变得如此熟悉，成为共同的语言背景。《爱丽丝漫游奇境》《水孩子》《快乐王子》《木偶奇遇记》《夏洛的网》《小王子》《洋葱头历险记》……这些作品在孩子们的阅读中镌刻了永恒的价值。

这里说说《彼得·潘》，它有小孩子和大人不同的读法。它更多的是写给成年人的童话，但是架不住孩子们喜欢，拿过来变成了自己的童话。《彼得·潘》是英国剧作家詹姆斯·巴里最负盛名的作品，它最初是一部剧作，后来才有了小说版本，自1904年公演以来，一直广受欢迎。彼得·潘是一个长不大的孩子，他住在梦幻般的岛屿，他在岛上飞来飞去，与海盗搏斗，与仙子为伴，和美人鱼游戏，过着刺激的冒险生活。一个世纪以来，正是这种永葆童心的形象令一代代的读者心向往之，为孩子们打开了幻想之门。

哲学家波普尔出生在书香之家。他小时候非常喜欢的书是《尼尔斯骑鹅旅行记》，他阅读这本书的经历很有趣：

在我学会阅读前不久，我母亲读给我的两个姐姐和我听的第一本书给我留下了深刻而难以磨灭的印象。这是瑞典作家塞尔玛·拉格洛夫的一本儿童读物，德译本名为优美的《小尼尔斯·霍尔格森和雁的奇遇》，英译本名为《尼尔斯奇遇记》。许多年来，我反复阅读这本书，至少一年一次；最后，我可能不止一次地阅读了塞尔玛·拉格洛夫所有的作品。我不喜欢她的第一部小说《古斯塔·伯尔林》，虽然这本书无疑是十分卓越的。但对我来说她其他的每一本书都是杰作。

出版家、学者钱叔河以书为老师，他的第一位老师是《列那狐》：

列那狐很狡猾，常常干坏事，还想方设法逃过惩罚。我却从来没有想到过它是好还是坏这个问题，正如我没有想到过燕子和麻雀是好还是坏、天上的云和风是好还是坏一样。我只知道列那狐是一个有趣的家伙，是一只能使我兴奋和快乐的小野兽；而我却不是野兽，不过是一个小孩罢了。

（本文选自《儿童阅读地图：0—12岁儿童阅读指南》 中国妇女出版社出版）



中国孩子的阅读故事

沉浸在阅读的世界里

□本报记者 商小舟

“我叫黄月亮，是一名19岁的解放军战士。5个月前，我申请来到了亚东的果东拉哨所。父亲说，高原的月亮最亮，就给我起名——黄月亮。”聚光灯下，11岁的男孩拿着话筒，神情并茂地朗诵着《雪山上的达娃》中的片段，那些为了热爱而坚持的日日夜夜，是他成长过程中最难忘的记忆。

对刚刚升入六年级的学生毕家玮来说，这个暑假是忙碌而充实的。投入朗诵比赛、参加研学活动……他用钟爱的事情把这段属于自己的时间填满。刚开始和《中国新闻出版广电报》记者聊天的时候，他有一些紧张。而当我们谈起阅读时，他的语气渐渐平静下来，“阅读让我感到放松。可能是因为我真的很喜欢读书，所以才会这样觉得”。

阅读因表演而生动

二年级下学期，毕家玮爱上了朗诵。看到好朋友作为小主持人出现在济南电视台的春节晚会，毕家玮开始憧憬起舞台上的风景，妈妈便为他报名了朗诵的课程。

沉浸在朗诵的世界里，毕家玮也逐渐找到了自己的舞台。用声音的力量传递内心深处的情感与画面，成为他快乐和擅长的事情。参加“中国好书”少年儿童阅读演说短视频展播分享活动，他选择了《雪山上的达娃》这本书。“达娃一直跟在黄月亮或者其他兵哥哥的身边，黄月亮生病的时候，达娃也会过来照顾他。”合上书，毕家玮想象着黄月亮在高原上的孤独与坚韧，想象着达娃忠诚而



受访者 供图

温暖的陪伴。登台表演时，他的眼中似乎一直能够看到这个与自己相依相伴的朋友。

“在阅读中，我可以走到那些我现在没到也到不了的地方，了解那些离我很遥远却保护着我们的人。”为了让自己的诵读更有感情，毕家玮反复阅读《雪山上的达娃》，一次又一次地在书中走进边防战士的生活，这让他不断加深表演时的情感浓度，“边防战士坚守在险峻的雪域高原，因为他们的无私奉献，才有了我们现在的美好生活。每一次演出黄月亮这个角色，我都比前一次更深深地沉浸到了人物和

故事情节里，体会到他们顽强的意志和守卫国土的艰苦不易”。

有书常伴左右的时光

很长一段时间里，毕家玮都在坚持参加阅读课程，这让他掌握了很多阅读方法，但他还是更享受自己阅读时的心无旁骛和任性自由。

“午休的时候我实在睡不着，就会找些书来看。”除了固定阅读时间，毕家玮还会把最近要读的书放在房间里，以备随时翻阅。《小英雄雨来》《爱的教育》和高尔基的《童年》已经成为他现在的枕边书。每看完一本，书就会被整理放到客厅的书架上。5年的时间，毕家玮读过的书已经摆满了客厅的两个书架，名人传记、历史故事、经典名著、博物百科环绕在周围，陪他度过五彩缤纷的童年。

对于《小萝卜头》这样的红色经典图书，毕家玮很是偏爱。书里的情节和人物吸引着他，拿起一本书，他就可以全身心地投入到一段故事里。因为习惯了将阅读的感受投之于表演，毕家玮在阅读过程中也格外关注情绪和氛围的表达，由此体会人物的情感变化与心路历程。他清楚地记得，小萝卜头用纸筒捉了一只蝴蝶，但是他发现可爱的蝴蝶并不自由，就联想到自己被关进监狱失去自由的感觉。而在表演《麻雀》这部作品时，毕家玮看到了弱小的麻雀在保护自己的孩子时迸发出的勇气，这让他意识到母爱的伟大，因此在饰演旁观者老猎人时自然而然地带入了敬佩与欣赏的语气。

“从小坚持阅读，我的耐心和专注力

提高了一些，表达能力也变好了一些。”虽然毕家玮如是谈到了阅读的帮助，但问起他喜欢阅读的原因，还是“能够感到放松和快乐”这件事本身。投入阅读、享受阅读，阅读带来的变化，早已在不知不觉之间发生。

心中装满热爱的生活

在“中国好书”少年儿童阅读演说短视频展播分享活动中，毕家玮参与拍摄的《雪山上的达娃》入围全国展播作品。除了喜爱朗诵，毕家玮还参加过作文比赛、主持人比赛、博物馆讲解员比赛等活动。虽然这些奖项的背后有着大量阅读的支持，但毕家玮并没有把阅读当作一件功利的事情，他在其中收获的，有远比一张张奖状更加珍贵的宝藏。

谈起关于阅读的最初记忆，毕家玮说起的是妈妈的陪伴，“我还记得在幼儿园的时候，妈妈下班回来，我们吃完晚饭，妈妈都会陪我看书”。那些充满欢声笑语的夜晚不断滋养着他的生活，让他一直都拥有在阅读中感受幸福的能力。

“关于长大以后要做什么，我还没有想好。但是现在我最大的兴趣就是语言表演、读书，还有书法、素描，我会把当下喜欢的事情坚持下去，让我离未来理想的自己更近一些。”在逐渐繁忙的学业和多样的爱好面前，阅读成为毕家玮生活的支点，让他始终保持饱满的能量和踏实的心态，“以后我也会尽量坚持，可以把三分之一的课外时间留给阅读。我希望以后的自己还是能和现在一样，把时间花在喜欢的事情上”。

书香中国万里行·优秀媒体人代表谈

行走中见证阅读力量

□本报记者 郝天韵

记得第一次跟着“书香中国万里行”大型巡回采访活动的地点是山东牟平，2017年。时至今日，我依然记得那个站在牟平区第二实验小学一层楼道大厅，稚气未脱、正滔滔不绝地讲述着“明朝皇帝朱元璋”的小男孩。阅读给这个孩子带来的光芒令人难忘。

从山东牟平，到江西井冈山、贵州遵义，再到浙江温岭，几年来，我随“书香中国万里行”走访了多个城市与地区，采访了多位书香人物，采写了数篇生动报道。一路走来，我真切感受到全民阅读的三点变化：一是人们对于阅读看法的变化，大家日益认识到阅读的重要性；二是阅读给人们带来的变化，采访中我看到了太多因阅读改变命运的人；三是全民阅读推广工作越来越专业化、细致化，从深度上，传递的知识含金量和浓度不断升高，在广度上，书香无处不在。

2014年4月，在原国家新闻出版广电总局指导下，由中国新闻出版传媒集团牵头，联合中国全民阅读媒体

联盟约200家媒体成员单位，共同发起和实施了“书香中国万里行”大型巡回采访活动。10余年间，“书香中国万里行”走遍祖国大江南北，将书香播撒神州大地。

令我印象深刻的是2021年，庆祝建党百年之际，在中宣部出版局指导下，“书香中国万里行”大型巡回采访活动沿着“追寻红色足迹”主题阅读活动路线，选择了具有里程碑意义的井冈山、遵义等地开展红色阅读主题巡回采访，我也有幸跟随。在井冈山期间的采访中，我和记者同行们被这里传唱不息的英雄故事感动着、洗礼着，也被蔚然成风的红色阅读氛围包裹着、感染着。正如“星星之火，可以燎原”。

除了采写稿件，承蒙领导和同事信任，提供机会和舞台，我多次担任全民阅读“红沙发”系列访谈的主持工作。这个工作在带给我挑战的同时更让我受益匪浅，我也在一次次打磨和历练中成长，在一场场和不同人物的对话中了解到许多鲜活的阅读人物、阅读故事，见证阅读的力量。

比如在井冈山的“红沙发”访谈中，我从时任江西省委宣传部副部长黎隆武口中得知，通过一系列重点主题阅读活动的开展，使书香成为美丽江西的新气质，为建设富裕美丽幸福现代化江西提供了强大的精神力量；2020年度“中国好书”《琵琶围》作者温燕霞是江西人，从小就向往井冈山，她告诉我，井冈山的脱贫攻坚故事牵动着她的心，吸引着作家的脚步，也为自己创作脱贫攻坚题材作品提供了丰富的素材，身为江西作家的她，身上肩负着弘扬跨越时空的井冈山精神的责任与使命；对于如何讲述井冈山的红色故事、传承井冈山的红色基因，生于斯长于斯的中国作家协会会员邹巧逢、井冈山中学历史教师黄武非常有发言权，他们向我讲述着井冈山的红色阅读故事，以及阅读对他们个人成长和民族精神文化塑造的促进作用……

在跟随“书香中国万里行”活动的每一次采访、访谈中，我能明显感受到，中国全民阅读媒体联盟正通过其品牌活动的影响力和公信力，将



全民阅读的服务网越织越密。从文化名家的经典推介，到读书励志人物的榜样引领，再到书香城市建设的典型示范，都在媒体多形式、多维度的推广中生动、全面地展现与传播。

在媒体聚合力量的引领和带动下，书香渐渐飘向城市与乡村的每个角落，惠及基层群众范围日益扩大……在书香播撒过的城市与地区，阅读微光正在慢慢汇成炬火，照亮美好人生——这就是我看到的真实的、正在发生的书香中国。我很荣幸在这个伟大的时代，能够作为一名新闻记者、一名记录者，见证这一切。

深阅读与短视频的微妙平衡

□本报记者 张君成

在短视频时代，阅读方式正在发生变化，但这绝不意味着深度阅读会被取代，它们之间或许有更好的相处方式。8月31日，“深阅读·书写另一种可能”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第三届书评大赛颁奖仪式暨“短视频时代，我们怎样阅读”文化沙龙，在桂林独秀书房·旗舰店举行。参加沙龙的专家认为，深阅读和短视频两者的关系并非对立，相反可以共融，寻求一种微妙的平衡。

二者并非对立关系

对不少阅读推广人来说，短视频大量侵占读者注意力，因此对其的态度也多为批评。作家、影评人韩浩月认为，短视频和深阅读之间的关系不应被对立起来。“短视频已经成为我们生活的一部分，应该以平常心看待它”。

当大众更加客观地看待周围发生的一切流行趋势，出版机构如果能够以开放的心态接受短视频，这实际上是一种

对潮流的拥抱，更有利于理解和推动阅读。韩浩月说道，在短视频之前，我们经历过BBS、博客等形式的阅读转变，因此面对未来的AI时代，纸质书依然会发挥重要作用。

成长的环境不同，人们对于短视频、互联网和阅读之间关系的看法与接受过程也大相径庭。《单读》主编吴琦认为，新一代人会通过他们的生命经验，将短视频、长视频、浅阅读和深阅读等元素重新编织进自己的生命，而这个过程将会超越我们当前的讨论，也会比我们想象的更有趣。对新生代来说，短视频和互联网已经是他们生活中的一部分。“阅读文化和人类社会的进展是一个自然的过程，我们应该保持耐心和好奇心，期待不同年龄的读者在新与旧的媒介之间进行有趣的互动和创新。”吴琦说。

短视频同样可以成为传播深度阅读的渠道，本届大赛主赛道一等奖获得者魏晓婷分享了她对短视频和深阅读的

看法。她提到自己曾经看到过一个短视频，展示了德国作家黑塞的作品《悉达多》。尽管黑塞已经去世多年，但通过人工智能技术，视频成功地复刻了黑塞的形象。

据魏晓婷观察，这种通过短视频传播文学作品的方式有助于纯文学的普及。“通过短视频，人们可以在有限的时间内了解作家和他们的作品，这是一种很好的阅读方式。”魏晓婷也强调了深阅读的重要性：“虽然短视频可以作为一种辅助的阅读方式，但如果想进行深度阅读，纸质图书依然是不可或缺的传播方式。”

深阅读地位不可取代

深阅读需要更长的时间和更大的投入，才能带来真正的思想和精神上的成长。韩浩月认为，深阅读需要时间和努力，需要克服惰性。他联想起一位本次大赛获奖者的感言，通过读那些他觉得

最深奥、最不愿接触的书，最终收获了更多的反馈和营养。“这正是深阅读的一个关键特征：虽然辛苦，但收获丰富。只有通过这样的辛苦，才能产生深度的思考。”那些通过深阅读获得好处的人，则变得更强大。“相比之下，长视频则具备深阅读的功能，例如在影院观看长达两个小时的经典电影，带来的心理冲击和纸质书籍的深阅读几乎一致。”

魏晓婷对此表示赞同。她坦言，小时候并没有太多时间阅读，但进入大学拥有更多自主空间后，她开始真正寻找自己的兴趣方向，进行更自由的阅读。“真正有价值的培养阅读的能力，而不是为了展示知识的多少”。

吴琦认为，当代人可能忙于碎片化的生活，但仍然渴望与书籍建立密切的关系。“通过适当地引导和创造合适的阅读场景，一些人很可能重新被吸引到书籍中来。他们对书籍的需求非常强烈，只需要找到合适的方式来满足。”